

核心提示:

回家已经一周多时间,罗青春还会重复一个噩梦:一只小船在大海上颠簸漂浮,他双手抱头蹲在甲板上,冰冷的枪抵在腰间,前方一片阴冷,一片黑暗。

2010年5月6日,河南籍小伙罗青春所在的渔船“泰源227号”28人被索马里海盗劫持,之后的263天里,他们命悬一线。2011年3月1日,罗青春和同伴辗转回国,安全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。3月2日,罗青春回到阔别将近四年的老家。

在被海盗劫持期间,他们如何生活?遭受了什么样的艰辛?又是如何逃离?

晚报记者 王战龙 文/图

A 海外淘金

罗青春的家位于河南省方城县西北广阳镇北罗庄,土地几乎都是坡地,靠天吃饭。一家六口人,不足十亩地,一年纯收入也不过四五千块。

几年前,大哥一考上大学,初一没有读完的他二哥一起辍学打工,供大哥读书。同乡镇的一位“中间人”多次找到罗青春的父亲,游说罗青春去参加远洋捕捞。

“一个月240美元,当时一美元合人民币8块多,一个月也就是2000多元。”

罗青春很快动了心。

此前,他曾在河北一家箱包厂打工,一个月仅有四五百的收入。

2007年5月17日,签了3年合同的罗青春踏上海外淘金之旅。

罗青春受雇到中国台湾泰安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渔船“泰源227”号。

这是一艘550吨的渔船,共3层。船上28名渔民,其中9名来自于中国大陆。

在印度洋的公海里捕鱼,距离索马里900多海里,理论上安全区。

河南渔民索马里惊魂263天**B 被劫持**

2010年5月6日,东经67度,北纬2度,距离罗青春3年合同期限还有11天。

那天,下着小雨,正在睡觉的罗青春听见激烈的争吵,他光着膀子冲到了甲板上。

一个身穿军装,手持冲锋枪的黑人拉着大副,旁边,几个船员双手抱头,跪在甲板上。

“海盗?”一瞬间,罗青春吓傻了。

11个海盗,有持冲锋枪的,有持火箭炮的。海盗大多很高,很瘦,“皮包骨头”。

海盗有着明确的分工,船员们被集中在船上的一个仓库里,几个人负责持枪看守。

“厕所也不让上,只能在甲板上解决。”

罗青春说,当时也想过反抗,“干掉海盗,逃跑”,但是船上除了杀鱼的刀,并没有什么可以和海盗抗衡的武器。

事后,大家才知道,海盗们是乘坐一艘快艇上船的,首先控制了驾驶室,然后又马上切断了船上所有的通讯设施。

罗青春说,大多海盗只会简单的英语,有专人负责谈判,海盗向船主开出了300万美金的赎金。

2010年5月14日晚上,船员们被允许使用卫星电话与家里取得联系。罗青春打给了在家的母亲。

母亲问:“靠港了没?”

罗青春说:“没,快了,家庭都挺好吧?”

只是简单的几句家常话,他只字未提自己在索马里被海盗劫持。

罗青春说,“即便讲了,农村人也一筹莫展,徒增担忧而已。”

C 险遭攻击

船行驶6天后,到达索马里海域一个小岛附近,抛锚,停靠。

被劫持的时候,“泰源227号”还有20多天就要进港了,没剩多少口粮,被劫持后,口粮很快告罄。

大家只能吃海盗从其他地方带过来的食物,有变质的大米,做鱼饵的小鱼,“里面有很多树枝、杂草,很难吃”。

罗青春说,那时候,吃已经无所谓,更深的恐惧是来自死亡的威胁。

被劫持之初,“泰源227号”经常被当做“中转站”,给其他一些被劫持的船只加油送供给品。后来又几次当作海盗的伪装“执行任务”,接近其他船只,进行劫持。

最危险的一次一艘法国军舰在距离不足100米的地方发现“泰源227号”,当时“泰源227号”被海盗劫持已经世人周知,法国军舰就开炮示威,击毁了架在“泰源227号”上的小船。

随着海盗和船主谈判的僵持,越到后来,越觉得回家的希望渺茫。晚上两三点钟常常听到枪声,惊醒后的他们再也不敢入睡。263天,“一天最多能够睡三四个小时”。

罗青春说,那时候心情就像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样,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

起初,语言不通,也经常造成误会,遭受海盗殴打。

后来,在一位肯尼亚渔民的帮助下,海盗和船员都能够用简单的英语沟通,境况好了很多。罗青春曾问过一个海盗,家里几个人,有几个媳妇,几个孩子,一个海盗说自己有十几个孩子呢。

D “被追踪”

勒索没有希望后,海盗们说“你们打劫一个小船,就可以放你们走”。

2011年1月24日,海盗带着“泰源227号”继续伪装,企图劫持其他船只,但一无所获。

船上的柴油所剩无几,海盗们终于放弃了等待,留下一些发霉的大米,乘坐一艘大船迅速离开,把他们扔在茫茫大海上自生自灭。

庆幸的是,轮机长在船上偷藏了一些柴油。

之前充当“中转站”给别的船加油时,一点一点存的。船上一共有8个油车,海盗只知道6个。轮机长就在另两个油车中一个藏了20多吨,一个藏了30多吨。

这50多吨柴油,成了“泰源227号”在印度洋上漂流的救命装备。罗青春说,原打算开到马尔代夫,但柴油不够,只好改道斯里兰卡。

在前往斯里兰卡的路上,船员们还遇到一个小波折。

1月27日凌晨,船员突然发现被一艘不明船只尾随。渔船试着掉头,结果发现,不明船只跟着改变方向,紧紧跟随。惊恐、害怕,在漆黑一片的海域被无限放大。

所有人一夜提心吊胆没有睡觉,菲律宾船员用红漆在船板上写下“SOS”的求救信号。天亮后,船员通过望远镜才发现,那是一艘美国军舰。

后来他们才知道,这是中国政府联系到的离他们最近的一艘救援军舰。

美国军舰上的相关人员登上“泰源227号”渔船,他们向船员大致了解了该船被索马里海盗扣押期间的情况,并为渔船提供了一些食品与水等补给。



提起当时的情况,罗青春至今心有余悸。

E 回家

2月2日,中国的大年夜,“泰源227号”驶入斯里兰卡科伦坡港。罗青春说,着地的那一瞬间,身体都是软的,所有船员都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。

那天,罗青春给家里打了电话,家里过年了,咋样?

父亲老罗问,“你们过年咋过呢?”

“在斯里兰卡,他们不过春节,每个月十五十六过节……”罗青春把刚道听途说的事情讲给家里人。依然隐瞒了自己被海盗劫持的事情。

他说,当时虽然已经安全,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间能够回家,身上没有分文。

农历大年初五,确定有关方面解决他们回国问题后,罗青春第一次如实告诉了家里人自己在索马里被劫持的遭遇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,他们一直在和代理公司协调工资。

由于台湾的公司已经宣布破产,“泰源227号”被抵押给了代理公司,因此,根据惯例,船长虞飞越和轮机长徐剑行仍留在斯里兰卡,等待新的船长和轮机长交接后才回国。

2月28日,罗青春和6名同伴一起登上了回国的飞机。3月1日,安全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。3月2日,罗青春返回老家。

上飞机,下飞机,坐上大巴车……每到一处,罗青春不断给家里汇报自己的行程。而家里,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聚集在老罗家里,等着罗青春的归来。

老罗说,初五的时候,知道儿子曾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后,他们家的新年就被“冷冻”了起来,把过年准备的好吃的全部放在冰箱,就是想等儿子回来。

那天,才是老罗家真正的新年。

F 未了局

按照与代理公司办事处最初的合同约定,船上每个月发给罗青春50美元的零花钱,其余190美元公司代存,合同到期后,一并结账。

罗青春到达方城车站后,当初的“中间人”仅暂结了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。回家已经一周多时间,他一直和“中间人”联系结算工资,“中间人”承诺,工资一定会一分不少地给他,也就是“这两天的事”,但直至记者采访结束,“中间人”仍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罗青春的右胳膊小臂上有个十几厘米的伤口,他说,当时在渔船上被鱼钩挂住了,船上只有酒精和云南白药,简单处理了一下,伤口已经愈合,但经常会隐隐作痛。

三只手指头有些知觉麻木,“可能伤到了神经”。按照合同的约定,如果确定属于工伤,代理公司会给补偿的。

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了结3年多的工资及各方面补偿。

索马里的经历,让老罗一直心存愧疚,“孩子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”,抽烟喝酒的时候,老罗总是习惯性地给孩子让一根,倒一杯。

他一直笑着看着儿子,眼睛里含满了泪水。

“以后还会当海员吗?”

“也许吧,去也不会去那么远了,近海的可以。”

在方城,招聘远洋捕捞还在继续,工资也从罗青春当时的一个月240美元上涨到了500到550美元。

去往罗青春家路口的电线杆上,一则招工启事的传单在风中哗哗作响:新加坡、马来西亚“三年基本收入35万元人民币”、“两年基本收入15万元人民币”……